

曼哈顿看过来

在大都会博物馆 读米开朗琪罗的诗稿

海龙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刚刚办了一场五百年来最宏大的米开朗琪罗作品和手稿展览。

难能可贵的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展览，而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环境的整体复原，也是对米开朗琪罗及其时代的一种立体呈现。它可以说是作品展，但更是一场艺术史和文化发展史的盛大巡礼。

此次展览为期三个月，这是这些古纸和素描可以暴露在外的极限时间长了。艺术评论家公认，这样规模宏大的特展，无论是考虑到作品庞大的体量，还是极为脆弱的作品媒介和使人想而生畏的保险费用，用“一生一次”来形容它毫不夸张。米开朗琪罗对整个西方艺术史的贡献独一无二，他的作品在其去世几百年后仍熠熠生辉。

使我特别感动的是，这次主办方不但展出了他的绘画、雕塑和建筑作品，还展示了他大量的手稿、诗作和设计图纸等。从米开朗琪罗童年起到他逝世前最后的作品，这次展览都有呈现。这些展品给我们展示了米开朗琪罗的成长、苦恼、光荣和奋斗，也揭示了他生命中的一些矛盾和迷惑；对我们全面地理解这位大师的生命史极有意义。

使我产生特殊兴趣的是一组米开朗琪罗的诗稿。它们对今人理解他那个时代的好恶以及他的自我评价、雄心、苦恼和期许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也是我们了解这位艺术巨匠美学理想的一把钥匙。

米开朗琪罗度过的是动荡和辉煌的一生。他钟情于美术，献身于雕塑，在绘画和建筑艺术上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出身于小银行家世家，父亲从政做了一个小官。他不幸六岁失母，被寄养在小镇一户石匠家，使他从小年开始就迷恋上了石头和雕刻。

这是个天才——13岁到作坊学画，14岁出师成了作坊的签约画家（签约不久即被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征召去入文学院深造），23岁时雕刻出了世界名作《圣母哀悼基督像》，完成人类雕塑史上杰作《大卫》时才29岁，后来还雕有《摩西》《昼》《夜》《晨》《昏》等名作……米开朗琪罗钟情于雕塑，他希望自己一辈子就这样走下去。

可是，当时的艺术家不可能率性生活。他们的一切要靠恩主的支持，从而也受其控制。当时的教皇和行政长官、巨富们的兴趣并不仅仅在雕塑而是要建造、装潢教堂、陵墓、巨厅

甚至城防建筑。米开朗琪罗时时被打断自己的工作而去为达官巨富们效力，这让他非常苦恼。

大家知道，绘画和建筑同样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特别是不朽的杰作天顶画《创世纪》和巨幅壁画《最后的审判》等都使他名扬世界。但执拗的米开朗琪罗认为自己是雕塑家，不愿意为其他事情耗费心神。他绘画多是为自己的雕塑积累素材做草稿，因此我们看到他的画稿都非常富有维度和透视的质感，他的素描和速写都非常像浮雕。

有了这样的心情，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来绘画或建筑，就让他特别感到委屈和沮丧。当然，这里面还深藏一些其他原因。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而三杰中，米开朗琪罗最不同的一点是他的雕塑。众所周知，三杰都是绘画巨匠兼建筑艺术大师。达·芬奇偏有科学长才，拉斐尔画风甜美柔和启迪后世，但三人中唯有米开朗琪罗既善画又善雕塑。

米开朗琪罗最看重自己的雕塑，大约是因为他认为雕塑具有永恒性。但他的“偏执”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实：那时候虽然绘画风气大盛，但画家之受尊重程度好像并不如科学家、雕塑家甚至诗人。达·芬奇在其《致米兰大公书》中自诩时最先提到的是自己的机械工程才华，最后才顺便提到自己还擅长绘画。米开朗琪罗当然也具有建筑和工程之才，但他最骄傲的却是雕塑。

这次展览的米开朗琪罗诗稿从侧面给我们佐证了这些事实。他的一首被传记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诗稿写于他绘制辉煌巨作《创世纪》时。这幅巨大的天顶画塑造了343个人物形象。在创作它的几年里，米开朗琪罗不得不是一个人在18米高的天花板下的石头上，以超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这部作品完成时，37岁的米开朗琪罗已累得像个憔悴的老人。由于长期仰视，他的头不能低下，眼睛也不能向下看，连读信都要举到头顶仰读。

除了遭罪，再加上前面谈到的他对雕塑和绘画不同见解的影响，这一切都让他感到苦恼和不安。自然地，他会把这种怨怒情绪写进了诗中：

这逼仄的穴里，我已经被折磨到
甲状腺肿大/像是伦巴第或任何别处，
死水里的一头猫/肚子紧抵着下颚，
下巴上胡须直插苍穹/后颈下垂，直抵脊

椎，我的胸骨被挤压得/像是架竖琴。
或浓或淡颜料，不时滴沥/把我的脸变成了一块完美的抹布/我从腰到腹承受着痛苦，
臀股像胶般承全身之重/双足不由自主荡漾，
我前身的皮肤变得松弛拖沓/后面的，却因委屈而紧绷且困窘，
纵横伸张/我时常把自己编成叙叙利亚的弓，
我知道/当虚假和怪诞，必须被当做七粒的头脑和眼睛的果实/当病态可以操控那被扭曲的枪/米吧，乔万尼，
未曾教我死去的图画和我的名声/因为被桎梏于绘画是我的耻辱。

这首诗里，米开朗琪罗不仅是诉苦，简直就是控诉。从事艺术是辛苦的，这毋庸讳言。绘画苦，雕塑也苦；但米开朗琪罗诗里抱怨的除了身体上的累和受折磨以外，他倾诉的是委屈，是不被理解，是被误用。

《创世纪》其实让他不朽了。那他为什么还抱怨呢？这里我们突出地看到了艺术家的倔强和人格的独立。米开朗琪罗不是功利主义者，他敢爱敢恨，性格特立独行，也正是这种个性滋养了他非凡的气质。本次展览展出的他另外的诗稿同样显露了他的桀骜不驯。在给好友、女诗人维多利亞·柯罗娜的诗稿中，他仍然执着于这个话题：

女神，为何，如同人人可见的事

实/用坚硬的阿尔卑斯山石头塑就的/一个尘世生的形象/要比那个终将化为尘屑的雕塑家/活得更加长久？

世界上的寓言攫夺了我/时光分给了我沉思的上帝/但是呵，我不但不稀罕他的美惠/而且如果我拥有它们，我将有更多罪愆/那让别人聪慧的却让我愚盲/让我更加缓慢地觉悟我的舛谬/我的羽翼虽然晦暗，我却渴盼倍增/请把我从自恋中拯救/截短一半我攀向天国的征程/亲爱的主呵，我仍需您的指引/尽管这攀登的征程只剩下半/让我鄙弃那些世上的珍宝/和那些我钟爱且羡慕的美/那么，在死亡之前，我将获得永生。

恩格斯谈文艺复兴时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而巨人的成长是要有其天时地利和社会条件的。这些诗稿披露了米开朗琪罗的真实心境，为我们解读那时艺术家的成长和心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之，在关注这位巨匠在绘画雕塑方面的艺术成就的同时，解读一下他本人透过诗传给我们的心声和遗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由此也让人更能体会到本次大展策展人的超凡见识和学术用心。

2018年2月，寄自纽约

文汇八十

疯狂的水（布上丙烯）李磊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我多么热爱你的回音
热爱你阴沉的声调，你的深渊的音响
还有那黄昏时分的寂静
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
——普希金《致大海》

告别潮水亲吻，重返祖国怀抱。
2017年12月28日，和平方舟医院船历时155天，顺利完成“和谐使命-2017”任务。作为船上的一名医生，我用心去看、去听、去感受，希望把对大海的鲜活感受记录下来、带回来……

犹记得首次出航的兴奋，让我早早地醒来。打开水密门，一股温热的气流扑面而来。远远的东南洋面上，一轮嫣红的太阳已然跃出。略显青黛的海面，在一整夜的沉寂后，由远及近地被染成了橘红色。刹那间，太阳穿破了远方天际的云层，成为一颗灼人的火球，释放着一颗恒星的巨大威力。它的光亮不断增强，直至将整个洋面都照耀开来。太阳拥有调色盘里永远调制不出的颜色，每一个分秒里都在幻化，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描绘这美丽颜色的细节。

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在海上看日出。航行在东海，蓝天下，大海上，国旗随风烈烈飘扬。“大海还没有认识我，大海终将认识我；我还没有留下航迹，我将留下属于自己的航迹。”

抵达南海时，蓝得发黑的水面，像是无限深邃的眼眸，令人醉眩。只有当海浪与船身撞击时，才翻涌起片片白色。在这片大海上，和平方舟像是一位执著的农夫，躬身向南，不停地劳作。船尾后方那长长的航迹，像是新翻的泥土，透出新鲜的气息来。

微风和润。在多云的天气里，海面却像是灰暗单调的原野，仿佛没有多少生机。在视野所及处，很难看见船舶在活动，洋面显得略微单调。但不管是平静如镜还是惊涛骇浪，我们在它面前都极其渺小——人类在征服大海中展现出搏风斗浪的无畏与勇气，实情大概是侥幸于大自然没有发威罢了。即便是万吨巨轮，在浩瀚大洋里也不过是孤单渺小的一片树叶。

繁忙的新加坡海峡，巨轮与舟楫同场竞技。纵排成列的万吨巨轮，像是稳重的过来人，悠悠地不息向前。倒是那舢板似的小船，像是随时要被波浪吞没了一样，可速度并不慢，胆子也不小，直愣愣地横越船头，惹得巨轮拉响汽笛警示。

在印度洋航行时，从舷窗看海，远处似乎平静如常，没有什么浪花，但眼前的三五十米却异常恐怖。当一整片海水被风掀动时，那便成了一堵壮阔的水墙。在那墙头上，是连成一条线般的白浪花儿。而在水墙根下，则是一个平坦深凹的水潭。我们的医院船，就冲着浪

涌来的方向迎击，奔行在隆起与跌落的海水间。这一周瞧见的海，恒常如一的咆哮，像是被煮沸了一般。

在大洋深处航行，很难看见一艘巨轮。天空时而放晴，时而乌云密布。落日前后，天空更像被施了魔法，一转眼就堆满了乌压压的云团。它们灰灰到黑，一点也不讨喜，在不远的天际上快速流走，变换模样。与晨间相比，傍晚的太阳没了灼人的威力，悬挂在远远的海面上，好像只有一丈高。薄薄的暮霭铺陈在整个西天，将斜阳团团围住。这轮昏昏的落日，失去了真切的轮廓。海风疾厉，浪涌强劲，光热在洋面上四散。

大海的美，或风平浪静，或大浪滔天。海的面目，就在这两极间转换，一刻不停。也只有遇见了大风浪，又接连着乌云密布雨，更能体会自然的“险恶”。与自然搏击的豪情，也只有有这样的浪涌里，才更加跌宕与充沛。

“向国惟春日，归帆但信风”。这是唐朝诗人王维在《送赵尉赴日本国》里写到的。旧时航海，看天听风，自带探险的气质。今时今日的现代舰

船，已经让航海远离了当年苦行僧式的生活。面对这壮阔无边的海天，浩瀚的浪与强劲的风，不由得赞叹先人敢于扬帆远航的气魄。

刚抵达亚丁湾海域，就幸运地看见一群群的海豚跃水而出。有的十余头成群，有节奏地跃向前方；有的成双成对，节奏一致地破浪前行。傍晚时分，我又看见了它们——斜阳落在海面，形成一长条影子，若不定睛细瞧，很容易忽略。当我的目光适应了逐渐变暗的海面时，才发现视野里是成片的海豚，时隐时现，犹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奏响在海面上。

到了早上，太阳还没升起多高，已是热风扑面，令人不大舒适。天空中煞白一片，没有云彩，却一点也不通透。望向西南侧，影影绰绰地看见一条山脊线，延伸几十公里。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了海明威一部小说的名字“非洲的青山”。我瞧不见那山峦的模样，更不知上面是光秃还是草木葱茏。不过我确信，这是我第一眼看见的非洲大陆！

我写过一组题为“外乡人”的散文，记叙那些曾经来到我们村里的外地人，有技术员、除白蚁者，卖鸡雏的和贩“苗花”的等等，却单单漏了打谷场上的放蜂人，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这这几个放蜜蜂的待在我们村子的时间还比较长，好像在半年以上，或许有八九月也不一定。

他们来的时候大约是初春二月，天气开始回暖的时候。有一日，我看见打谷场上——就在我家门前，忽然摆放上几只蜜蜂箱，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物件。“是队里准备养蜜蜂了吗？”我心想，但一问别人，才知不是，是有外地的放蜂客要来我们这里放蜂。果然，待到我们下午放学，打谷场上已经摆上了一长溜蜂箱，倒也没怎么看见有蜂群在飞舞，只偶尔会有几只怎么在空中穿梭；凑近了，会看见蜂箱的出口上有些桔黄色的蜜蜂在爬动。在这里会采到蜜吗？村庄周围也没有什么开花的植物呀！我心里又有了新的疑惑。

但这几个放蜂人——大约是一个，恰好是老、中、青三代，但并不是一家人——却在我们那打谷场上稳稳地扎下营来。他们在场子西边用帆布搭了两个帐篷，里面除了床铺、简易锅灶，就是一些空的蜂箱和其他零碎杂物。晚上，村里喜欢热闹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都跑去，他们也不说话，只顾忙他们的。有人问他们的来历，他们也作了回答，大约是说他们来自苏北、家也在农村，放蜜蜂是集体的业务，并不是个人的，还说他们全国各地到处跑，哪儿儿蜂多去哪儿，最近还到过贵州、云南呢！我不由大大惊异起来，没想到为这几箱蜜蜂他们把全国差不多走遍了，有这个必要吗？是他们夸大其词吧？然而也无从质证。不过，我的脑海里倒是真的浮现出无尽的山山水水和花丛原野，我在心里不禁生出羡慕。

从此，我一有空总爱往打谷场上跑。甚至连有些大人也是这样，打谷场无形中便成了村里的中心。但大家与放蜂人仍然交谈不多，因为三人中的老者常常看不见人影，那个青年还算是“青涩”，少言寡语，而他们当中为首的中年汉子又总是在忙碌，不是在查看蜂箱里的蜜蜂，就是将蜂箱坏的部分拆下来，拿到帐篷里修理，所以他的帐篷一半像木匠铺，摆着铲子、刨子、斧子、锯子，也堆着许多刨花木屑。这个中年汉子中等，脸如枣核状，时是一双眼睛比较明亮，除此也无吸引人的地方。但他做事却细致、认真，有条不紊，拿起蜂箱的任何一部件都会端详半天，又能妥善地把问题解决好。我们对他的好感在增加。

一场雨后，天一放晴，打谷场边缘的紫荆花便烂漫开放了。那蜜蜂开始频繁出动，打谷场上空响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随着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田野里也这儿那儿地开起花儿来，一丛丛、一束束，有的像一片不会融化的瑞雪，有的如闪烁摇曳的火焰；连打谷场西边的灌木丛也成了一片小小的花冈。这时，我才佩服放蜂人的目光。何况，接着而来的还有遍地的油菜花哩，那时，整个大地简直像披上了黄金一般耀眼的毯子。

放蜂人——那个中年汉子一日比一日忙碌。他在蜂箱边上一待半天，那么多蜜蜂在他头顶和身边飞舞，可他一点也不担心，只有当他打开蜂箱，拿起中间的一小块隔板——上面都是蜂巢，他才在他的头上罩上一个纱罩，手上也戴着手套。我们站在不远处好奇地看他，他不让我们靠近，当然，他是怕我们被蜜蜂蜇了。

但我们还是忍不住往他那儿跑。除了在场上看他怎么侍弄蜜蜂，也到他的帐篷边看他捶捶、砸砸，修理蜂箱或做其他事儿。终于，到了春末，乡村花事正盛的季节，所有能开花的植物都把花儿绽放出来，蜜蜂儿每天忙进忙出，放蜂人——仍然主要是那

九月中旬，我们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在海峡最窄处，船舷的两侧山峦被叫做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在古罗马神话里，赫拉克勒斯开凿了直布罗陀海峡，将地中海与大西洋相连。与马六甲海峡相比，这里的景象更为宏大，更富有地理意义。在地图上，这道窄窄的海峡两侧是欧洲与非洲。在现实景象里，天空辽远，与海水一样湛蓝，客运及货运船穿梭来往。右侧船舷的不远处是欧洲，起伏的青山覆盖着树木，满目郁郁葱葱。左侧是非洲，地貌极为原始，虽是连绵山峦，却更为陡峭，颜色上则灰土许多。在视线里欧洲这一侧明显更富有烟火气息，山坡上竖立着成片的风力发电机，城市建筑依稀可辨。

古希腊哲学家安纳·查西斯曾漂洋过海前往雅典。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一共可以分为三种：活着、死了的和在海上航行的。”抬头天，放眼是海。站在船的高处，向远方眺望时，就是一整圈的海天交界线，没有岛屿和陆地，只有海水！

当我在地理坐标上经过了直布罗陀，由北向南航行在西非的大西洋时，心里浮起的则是现象学家胡塞尔的那句话：“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没有消失，它们拖着一条慧星一样的尾巴渐渐在你的意识之河中沉下去，但它们是滞留，不是消失……”我庆幸自己能随着和平方舟医院船开启首次环球之旅。我过往所有与大海相关的想象被唤醒了，它们还将加入新的经历之中，构建起新的想象和经历。这样一想，这些海上的日子就越发地澎湃起来……

打谷场来了放蜂人

李成

个中年汉子也忙得没一会停歇。这时听说要割蜜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个割法，后来看见他提来一个大铁桶，里面有一个旋转器，把蜂巢撬下来，用刀轻轻削去一层蜡盖，再嵌进旋转器里快速地旋转，那蜜就被甩下来了。哦，割蜜是这么个割法，我们不禁佩服这法儿想得巧妙。

有了蜜，就吸引村里更多的人跑到打谷场上来。我们暗暗希望有机会尝到一勺匀匀蜂蜜——好像没怎么尝到，但坏了的蜂巢，是可以捡到一小块嚼嚼的。还有妇女们有事没事不时来走动一下。我知道她们是想获得一块蜂蜡（我已经不记得那蜂蜡是什么形成的了，大约就是蜂巢），这样她们在纳鞋的时候，就可以给麻线打点蜡，那麻线便既滑溜又经用。那中年汉子倒是比较客气地接待她们，有时她们也替他洗几件衣服什么的以为回报。

村里下台的生产队长是频繁地前来，甚至整天跟放蜂人泡在一起，最后仿佛成了其中的一员。打谷场边上的公屋早已敞开大门，成了修理蜂箱等物件的场地，那位前生产队长正好会些木工活儿，便为它们锯啊、钉啊、刨啊，不停地奔忙。有一次，我也在那里玩耍，不巧，队长的一把锤子不见了，他找了一遍，便把眼睛瞪向我，厉声问道：“是你拿了锤子，拿来！”我怎么会拿他的锤子呢？我连忙说“不是我，我没拿”。他仍然逼视着我：“就是你！不然是谁？”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在我心中膨胀，我的泪水顿时决堤而出。老实说，这件事在我的心里至今仍留下一些阴影。

人们还在往打谷场跑。虽然那中年人仍是忙碌，仍很少说话，但打谷场的引力似乎一日比一日增大。小伙伴们中间有了疑难，为头的孩子会说出“问那放蜂人去，他一定知道”之类的话。有一个孩子甚至磨蹭在放蜂人身边，想要他把自己带去，因为他继父对他很不好。而有一天，我竟然看见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也来帐篷里坐着与放蜂人闲谈，他时边的小木桌上赫然放着两瓶淡黄透亮的蜂蜜，而那位下台的生产队长与放蜂人正满面堆笑地在一边陪话，他们三人手上都拿着香烟，帐篷里烟雾袅袅，而平时这里是禁烟的，因为蜜蜂就怕烟！

很快到了梅雨季节，一会儿大雨如注，一会儿阴雨绵绵，这对于蜜蜂当然是大不利。我看见放蜂人愁得不行，撑着伞，在蜂箱中间不停徘徊，连声叹气。接着，我就听见他们议论去买糖来喂蜜蜂，否则它们都会饿死……我也为它们和它们揪心……

这事不知如何解决的，或许此后不久，这些放蜂人就带着那几箱蜜蜂离开了。正如来时一样，我其时正在上学，没有目睹他们是怎样离开的，也不知他们去了哪里，更不知村里人对他们的离开持什么样的心情。但不久，我却从母亲那儿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放蜂人——应该就是那个中年汉子离开的前夕，曾约阿云嫂子谈话，说要带她一起走。阿云嫂子是那个从山里来嫁给我那家徒四壁的阿哥哥，第一夜就不想待下去，要跑，却被村里几个汉子剥去衣服才看住了的年轻妇人。但她拒绝了放蜂人的邀约，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离不开自己的孩子！我真的是不胜惊讶！什么时候放蜂人和阿云嫂子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或私情，其内情如何，谁也弄不明白。

如果放蜂人再待在村子里一段时间，我真不知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我的可怜的闭塞的村庄哟！